

## 外国文学研究

# 比尔·皮特儿童文学的 “儿童性”研究

何燕李

**摘要：**作为 20 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比尔·皮特的创作几乎完全处于冷战时期的历史背景之下。然而，与同时代许多带有明确教育或价值导向的儿童作品不同，皮特始终坚持以儿童经验和儿童世界为中心，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幽默感和艺术创造力构建出充满童趣的文学空间。本文以儿童性为核心切入点，结合冷战时期美国社会文化背景，对皮特绘本中的儿童性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作品中的儿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通过富有生命力的动物形象与奇幻想象营造浓厚的童趣氛围；其二，坚持以儿童视角观察和理解世界，展现儿童特有的好奇心、探索欲与创造力；其三，通过马戏团、动物园、杂技表演等儿童特有的娱乐语境，再现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文化经验与精神空间。正是通过这些艺术表达方式，皮特在冷战时期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文化冷战冲突的儿童世界，使儿童文学得以保留其纯真、自由与想象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皮特作品中“如初的童心”的持续呈现，不仅体现了儿童文学对于儿童性的坚守，也展现了儿童文学超越特定时代语境的独特文学价值。

**关键词：**儿童文学；比尔·皮特；儿童性；儿童绘本

在冷战时期的文化竞争中，文学不仅是一种审美实践，也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美苏两大阵营文学的理解往往建立在鲜明的二元对立之上：苏联文学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名词，<sup>①</sup>被理解为宣传的文化工具；而美国文学则常常被赋予“自由”“自主”与“纯文学性”等文学的典范特征。在这一叙事框架下，苏联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被不断放大，而美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甚至遮蔽。然而，随

着冷战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发展，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逐渐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无论是苏联文学还是美国文学，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权力结构。苏联文学并非

<sup>①</sup> 朱莉娅·L. 米肯伯格(Julia L. Mickenberg)就曾在著作中提及，苏联儿童文学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参见 Julia L. Mickenberg, *Learning from the Left: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Cold War,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5.

仅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单一呈现,而是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学传统与文化实践;同样,美国文学的发展也深受冷战政治、文化外交、麦卡锡主义以及国家文化战略的影响。所谓“文学性”与“政治性”的界限,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话语建构。换言之,美国文学并不像冷战时期的主流叙事所宣称的那样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其“自由文学”的形象本身也是冷战文化竞争的重要产物。

如果说成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冷战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那么儿童文学则提供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观察视角。长期以来,儿童文学常被视为纯真、想象、游戏与成长的文学形式。相较于成人文学,它似乎天然地远离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冲突,保留着属于儿童世界的天真与自由。然而,儿童文学也从来不是完全脱离社会历史环境的文化形态。冷战时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苏联,儿童文学都承担着培养未来公民、传播社会价值以及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因此,在一个被意识形态竞争深刻塑造的时代,儿童文学是否仍然能够保持其独特的儿童性,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比尔·皮特(Bill Peet)<sup>①</sup>的创作作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个案。作为迪士尼动画的重要创作者以及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皮特的创作几乎完全处于冷战时期。然而,与同时代许多带有明确教育目的或价值导向的儿童作品不同,皮特笔下的世界更多呈现出幻想、幽默、冒险与游戏精神。他的作品很少直接介入政治议题,也很少以意识形态宣传为目标,而是在动物寓言、奇幻想象和儿童视角之中持续保留着一种近乎“如初”的童心。这种童心并非对现实世界的简单逃避,而是一种通过想象力、幽默感和生命活力重新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本文试图以皮特的儿童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在冷战文化语境下重新思考儿童文学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文章将首先讨论儿童文学中“儿童性”的基本内涵,进而分析皮特作品中童趣形象、儿童视角、动物叙事以及游戏精神等重要特征,最后探讨其如何在冷战时期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保持儿童文学的艺术自主性与本真的儿童性。通过这一研究,本文希望进一步

说明,即使在意识形态高度紧张的历史时期,儿童文学依然能够保存一种超越政治立场和时代界限的人类共同经验,而这或许正是皮特作品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

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儿童性”?它是否仅仅意味着天真、纯洁与无忧无虑的童年想象,抑或更深层地体现为一种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重构世界的方式?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研究始终面临一个核心难题:儿童文学虽然以儿童为对象,却往往由成年人创作。因而,所谓“儿童性”既包含儿童真实的心理经验与情感需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成人对于童年的理解、想象与期待的影响。如何在成人创作与儿童经验之间保持平衡,避免将成人世界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简单投射到儿童身上,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这一问题在冷战时期显得尤为复杂。作为意识形态竞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冷战不仅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也影响着儿童成长的社会环境。从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到越南战争,从核战争阴影到民权运动引发的社会变革,儿童并非完全游离于这些历史事件之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儿童文学如何保持自身的儿童性?它是成为政治话语和社会价值传播的工具,还是能够为儿童保留一片属于想象、游戏与成长的精神空间?皮特的创作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范例。尽管身处冷战时期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皮特并未将政治冲突直接纳入儿童叙事,而是通过充满童趣的形象、富于想象力的故事世界以及贴近儿童经验的叙事视角,构建出一个既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又保持相对独立的艺术空间。在他的作品中,“儿童性”不仅表现为对童真与幻想的保存,更体现为一种以儿童的方式重新理解世界的能力。具体而言,皮特绘本中的儿童性主要体现在童趣形象与意象的塑造、儿童视角的运用以及

① 皮特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借阅率,经常被读者反复预约,反映出其作品在儿童读者群体中的持久影响力和广泛受欢迎程度。究其根源,主要在于皮特在儿童文学领域中的持久影响力与学术研究价值。皮特在1959—1990年间创作了36本儿童绘本,尽管这一时期正值冷战的白热化到末期。

游戏精神与想象世界的建构三个方面。

## 一、童趣形象与意象

就儿童文学之所以为儿童文学的问题而言,“童真性”“纯真性”“天真性”不可或缺。例如,玛丽亚·尼科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和罗尼·纳托夫(Roni Natov)都强调儿童文学旨在描述童年的纯真的“诗性”。<sup>①</sup>简言之,相较于成年人的文学,儿童文学应以体现儿童的“儿童性”为核心特质。具体而言,童年的纯真无邪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儿童文学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正是因为它守护并展现了这片“童年的净土”:一个专属于孩子,未被成人世界的功利性、复杂性、社会性、世俗性等侵染的领域。这片净土不仅是孩子自由想象的空间,也是他们探索世界、感知情感和构建自我身份的避风港。儿童文学通过捕捉孩子眼中的世界,展现他们特有的天真与敏感,同时在作品中融入文学性,使这种纯真得以以艺术化的形式呈现。比起直接的教化或说教,优秀的儿童文学更倾向于通过情节和角色,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复杂。然而,保护这片“童年的净土”也对儿童文学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在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避免将成人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过度投射到作品中,而是尊重孩子的独立性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正是这种对纯真的珍视,使儿童文学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为孩子留存一片他们可以无忧无虑翱翔的天地。就此而言,皮特绘本中的“儿童性”首先表现为丰富多样、绘声绘色的童趣形象和意象。

皮特的35本儿童绘本<sup>②</sup>主要包含了三类形象和意象:动物<sup>③</sup>、儿童(主要为小学生)和大人<sup>④</sup>、交通工具(火车和汽车)<sup>⑤</sup>。儿童绘本的两个重要构成元素是图画和文字,两者都需要贴合儿童的视角和认知特点。图画需要形象生动、充满童趣,不仅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还要具备一定的叙事功能,帮助他们更直观地理解故事情节。而文字则需要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同时又兼具教育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传递知识、情感和价值。只有当图画与文字相辅相成、共同契合儿童的需求时,绘本才能真正发挥其持久的吸引

力。为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童书的创作通常由两类专业人士分工完成:负责撰写文字的作者和专门绘制图画的绘图者。这种分工合作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还可以确保图画与文字在内容和风格上相辅相成,从而更好地贴合儿童的审美需求和认知特点。然而,皮特35本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是文字的创作者,同时也是图画的绘制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绘画方面展现出的卓越才华,为作品注入了鲜明的个性与视觉魅力。<sup>⑥</sup>这种绘画才能

① 参见 Roni Natov, *The Poetics of Childhoo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Maria Nikolajeva, *Children's Literature Comes of Age: Toward a New Aestheti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6.

②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儿童”含义广泛,涵盖0至14岁的年龄阶段,即相当于美国教育体系中的K至8年级阶段。许多关于美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并未对年龄段进行详细区分,而是笼统地使用“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忽视了不同年龄段儿童在接受童书时存在的差异。

③ 皮特的绘本构造了一个庞大的动物王国,其中包括现实生活中儿童在动物园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与此同时,皮特还创造了诸多形象生动的虚构性动物,如龙、水怪、狮鹰(griffin, half-lion-half-eagle)、双头怪(troll)、五不像怪物(Whingdingdilly)、巨人怪(ogre)、彩虹马等。

④ 在皮特的35本书中,有32本书的封面全部以可爱、生动的动物形象为主题,只有3本例外:一本封面以小孩形象为主:《The Luckiest One of All》(1982),另一本包含了一位成年人的形象(一位坐在老爷车里的老年司机):《Jennifer and Josephine》(1967),还有一本则以一栋大房子为主要元素:《Countdown to Christmas》(1972)。类似地,书的正文内容也几乎全部以动物为主,只有少数兼顾了小孩和成年人的形象。

⑤ 火车包括一本关于火车尾的故事:《Smokey》(1962),以及一本火车头的故事:《The Caboose Who Got Loose》(1972)。有关汽车的一本是《Jennifer and Josephine》(1967)。

⑥ 皮特自幼就展现出独特的绘画天赋,他于1937—1964年间为迪斯尼动画工作,先后参与创作了30余部动画,包括《灰姑娘》(1950)、《爱丽丝梦游仙境》(1951)、《彼得·潘》(1953)、《鹅妈妈的真相》(1957)、《睡美人》(1959)。1959年,皮特发表了其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童书:《休伯特惊险的头发历险记》(*Hubert's Hair-Raising Adventure*),并迅速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与迪斯尼内部在一些工作意见上存在分歧,皮特随后继续撰写并发表童书,并于1964年初离开迪斯尼,专职从事童书创作。关于皮特与迪斯尼之间的分歧,参见 Bill Peet, *Bill Peet: An Autobiograph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180.

与文字的完美融合,使他的作品不仅在艺术表达上更加统一,还达到了分工创作所难以企及的成熟度和深度。通过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皮特赋予了童书更高的艺术性和感染力,为儿童文学领域树立了标杆。正是这样的全才创作模式,使得他童书中的文字与图画能够在风格、情感和叙事上高度统一,从而为读者提供了更加流畅且富有魅力的阅读体验。这或许正是皮特的绘本能够在众多图书馆和小学中长期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正如读者所指出的那样,皮特的作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美国家庭的三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延续。他的书不仅在孩子们中间备受喜爱,也为父母和教师提供了珍贵的教育资源,从而拥有了跨越时代和代际的吸引力。<sup>①</sup>

总体而言,皮特笔下那些性格鲜明的动物、充满幻想色彩的意象,以及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共同构成了一个富有童趣的艺术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现实生活中的困难与冲突并未完全消失,而是经过儿童想象力的转化,以更加轻松、生动且富于游戏性的方式呈现出来。正是这些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与意象,使皮特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儿童气息,并为儿童性提供了最直观的艺术表达。然而,儿童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作品描绘了什么,更体现在作品如何观察和理解世界。如果说童趣形象与奇幻想象构成了皮特儿童文学的外在表现,那么儿童视角则构成了其儿童性的内在基础。皮特并未站在成人的立场上俯视儿童世界,也没有以说教者的身份向儿童传递既定价值,而是主动进入儿童的经验世界,尝试以儿童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人与事。正是这种对儿童视角的坚持,使其作品得以深入展现儿童独有的情感体验、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并进一步激发读者的认同与共鸣。因此,理解皮特作品中的儿童性,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其如何通过儿童视角来建构叙事世界。

## 二、儿童视角与儿童经验的呈现

皮特选择以儿童的视角来创作和讲故事,这种独特的切入点使他的作品能够深入挖掘和展现孩子们的多样天性与丰富特质。其中包括捣

蛋、破坏、顽皮等充满童趣的行为,如《大坏蛋布鲁斯》(*Big Bad Bruce*, 1977)中的棕熊布鲁斯。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包括兔子和鹌鹑)都对布鲁斯充满了恐惧,因为它除了吃饭和睡觉时稍微安静一些,其他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抱起最大的石头,把森林砸得一片狼藉。它从不在意其他动物是否正在休息,也不顾会不会有人因此受伤。它的粗暴行为让森林里的居民不得安宁,每当布鲁斯出现,小动物们都会四处逃散,躲避可能降临的灾难。<sup>②</sup>相似地,他笔下还有一只总是心怀嫉妒和报复的白鹅冈瑟(Gunther),它对农场里备受其他动物欢迎的公鸡达德利(Dudley)充满敌意,无论公鸡做什么,白鹅都试图找机会贬低或破坏,<sup>③</sup>以及一只骄傲自大的狐狸,它总是嘲笑那些比自己个头小的动物,比如兔子和鹌鹑,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优越感。<sup>④</sup>

除此之外,皮特作品中的儿童视角还充分体现了儿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对于儿童而言,世界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可能性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儿童总是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周围的一切,他们不断提出问题,渴望发现新奇事物,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去理解世界。在皮特的绘本中,无论是对陌生环境的探索,还是对未知事物的追寻,主人公们都展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冒险精神。这种探索并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移动,更是一种认知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与此同时,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也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得到充分释放。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在儿童眼中往往并不清晰,普通的动物可能成为朋友,平凡的旅程可能演变为惊心动魄的冒险,而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也可能孕育无限的可能性。皮特正是抓住了儿童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通过充满奇思妙想的情节设计和夸张生动的艺术表达,将儿童对于未来的

① 关于读者与皮特的信件往来,参见 <https://www.billpeet.net/PAGES/parentreaders.htm>。

② 详见 Bill Peet, *Big Bad Bru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pp.4-9.

③ 详见 Bill Peet, *Cock-A-Doodle Dudle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④ 详见 Bill Peet, *The Gnats of Knotty Pin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5.

期待、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于生命成长的渴望呈现出来。在他的作品中,想象力并非脱离现实的幻想,而是一种帮助儿童理解现实、超越现实并创造现实的力量。

例如,在《切斯特:长着世界地图的猪》(*Chester: The Worldly Pig*, 1965)中,年幼时的切斯特就决定不做一只普通的猪,它渴望摆脱平凡的生活,成为马戏团的表演明星。怀着这个与众不同的目标,它对未来充满期待,并为此展开了一场充满曲折的冒险旅程。途中,切斯特经历了多重挑战和挫折。<sup>①</sup>此外,他笔下还有胆小却也渴望冒险的小松鼠梅尔(Merle)。梅尔生活在城市中心的公园里,总是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尤其喜欢听长凳上的老人讲述他们年轻时候的冒险故事,但又因为天性胆怯,总是小心翼翼地探索周围的一切。尽管梅尔害怕危险,但在听闻诸多老人的冒险故事之后,内心深处的冒险精神让它一次次鼓起勇气去面对挑战——争取围绕公园上空的电线杆奔走一圈,从而开启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长途冒险。<sup>②</sup>类似地,他笔下还有一匹原本胆怯的白马克莱德(Clyde),它的怯懦甚至能被周围的小狗敏锐地察觉到,每当它经过时,小狗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冲它大声吼叫。<sup>③</sup>此外,他笔下还有一些具有易发脾气却又能够迅速原谅、时而依赖他人又渴望独立等复杂的情感与行为特征的动物。这些动物展现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能将最平凡的事物转化为奇妙的冒险场景的童真。在行文和线条之间,皮特还关注到孩子们在情感上的细腻之处,如他们对友谊的珍视、对家庭的依恋、对小小胜利的兴奋,以及面对挫折时可能短暂的失落却又能够迅速恢复的韧性,如《水豚波比》(*Capyboppy*, 1966)中的水豚。

正是通过对儿童视角的深入把握,皮特成功捕捉了童年经验中那些真实而丰富的情感细节。在他的作品中,儿童不仅以充满好奇的目光观察世界,也以开放而自由的心态理解世界。读者既能够感受到童年的天真与快乐,也能够体会到成长过程中对于未知事物的向往、探索与发现。这种从儿童立场出发的叙事方式,不仅使儿童读者产生强烈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也让成年读者重新回望自己的童年经历,从而唤起对

纯真情感与生命初心的珍视。然而,儿童性不仅体现在儿童如何观察世界,也体现在他们如何参与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儿童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娱乐方式和文化空间,而这些空间往往构成童年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儿童而言,马戏团、动物园、杂技表演以及各种巡回演出不仅是休闲娱乐的重要形式,也是他们接触外部世界、激发想象力和满足好奇心的重要场所。皮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儿童文化经验,并将其融入绘本创作之中。通过对这些传统娱乐空间的描绘,他不仅再现了特定时代儿童生活的真实面貌,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作品中的儿童性表达。

### 三、儿童特有的娱乐语境

对于儿童而言,成长不仅发生在家庭和学校等正式空间之中,同样也存在于各种充满欢乐与想象的娱乐场所之中。这些场所既是儿童观察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他们释放天性、满足好奇心和培养创造力的重要空间。因此,儿童文学中的娱乐语境不仅具有背景性的功能,更承载着丰富的儿童经验与文化记忆。在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马戏团、动物园、杂技表演以及各类巡回演出构成了儿童日常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场所汇集了奇异的动物、夸张的表演以及充满未知与惊喜的体验,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儿童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与成人所追求的效率、秩序和现实逻辑不同,这些娱乐空间往往充满夸张、幻想与游戏色彩,体现出一种更接近儿童心理特征的文化氛围。皮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独属于儿童的娱乐经验,并将其转化为绘本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他的作品在展现童趣的同时,也保存了特定时代儿童生活的文化记忆。

皮特作品呈现的马戏团、杂技、动物园等意

① 详见 Bill Peet, *Chester: The Worldly Pi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② 详见 Bill Peet, *Merle: The High Flying Squirre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4.

③ 详见 Bill Peet, *Cowardly Clyd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象和场景,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的娱乐方式。这些场景不仅为孩子们带来纯真的快乐,也承载着许多家长的童年记忆。对于那些成长于类似皮特成长年代的父母来说,这些传统娱乐形式充满怀旧意义,唤起了他们关于简单、美好童年的温暖回忆。这些娱乐方式体现了现代化或后现代化之前,孩子们通过与自然、动物以及他人直接互动所获得的乐趣,与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媒体虽然丰富了信息和内容,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甚至让个体变得疏远和孤立。而传统的娱乐方式则强调真实的互动和情感连接,是一种更贴近儿童天性、符合自然的体验方式。

皮特有5本书直接涉及马戏团这个主题:《艾拉》(*Ella*, 1964)、《兰迪的神奇狮子》(*Randy's Dandy Lions*, 1964)、《切斯特:长着世界地图的猪》、《埃莉诺的返场表演》(*Encore for Eleanor*, 1981)、《骆驼帕梅拉》(*Pamela Camel*, 1984)。艾拉(*Ella*)和埃莉诺(*Eleanor*)都是大象,也是马戏团里的明星。艾拉在当红时期,因为不满被要求短暂充当苦力,帮助马戏团工作人员推车,而愤然选择离家出走,告别了马戏团的明星生活。它满怀对自由的向往,却没有料到,等待它的并不是想象中的美好,而是无尽的艰辛。在又累又饿之际,艾拉因为偷吃了农夫路西法·柯克(*Lucifer Kirk*)家的干草而被抓住。从此,它开始了将近一年的苦力生活:替农夫耕地、种田、摘苹果、喂猪、捡鸡蛋、浇花、割草坪,干着繁重的体力活,疲惫不堪却无力反抗。终于,在来年春天,艾拉抓住机会成功逃离了农夫的束缚。它历经千辛万苦,重新回到了马戏团。在那里,艾拉见到了之前因为让它短暂做苦力而导致它离开的小丑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相拥而泣,深情团圆。经历了这段不寻常的冒险后,艾拉心甘情愿地帮助马戏团驮运行李,并从此珍惜自己在马戏团的生活。相比之下,埃莉诺的命运则有些不同。在一场红极一时的压轴表演中,埃莉诺不小心从高跷上摔了下来,导致马戏团团长认为它已经无法继续表演,将其解雇,并送往了一座公园式动物园。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公园里的埃莉诺遇到了一位前来画犀牛的小女孩,这次偶然的相遇让它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绘画天

赋。<sup>①</sup>从此,它拿起画笔,开始尝试创作,最终成为公园里家喻户晓的大象画家。动物园长麦克琼肯斯先生(*Mr. McJunkens*)发现了埃莉诺的艺术潜力,为了支持它的创作,特意为它搭建了一个专门的绘画台,还为它披上了一件崭新的袍子,让它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每天都有许多小孩涌向公园动物园,只为亲眼目睹这位独特的“艺术家”创作的过程。他们围在画台周围,兴奋地看着埃莉诺用灵巧的鼻子操控画笔,一笔一画地勾勒出它独特的作品。每当一幅画完成,孩子们总会欢呼着高喊“再画一幅”!这种热烈的气氛让埃莉诺深受鼓舞,使它成为公园里最受欢迎的明星。

《切斯特:长着世界地图的猪》和《骆驼帕梅拉》的相似之处在于,在马戏团的早期日子里,切斯特和帕梅拉都曾不被重视,甚至遭到忽视。切斯特几经波折加入马戏团后,被安排与五只凶猛的老虎同台表演,面对这些从未见过的巨兽,它吓得当场晕倒,观众因此极为不满。于是,切斯特火速被一杯冰凉的柠檬水泼醒,随后被换上了婴儿服,头上还系了一顶蕾丝边的婴儿帽。接着,小丑罗斯科(*Roscoe*)穿着带褶边的裙子,戴着一顶花纹帽子,把切斯特放进玩具婴儿车里,绕着大帐篷推着走,试图重新赢得观众的喜爱。此后,切斯特对马戏团生活失望,并决定逃离马戏团。<sup>②</sup>帕梅拉是布林克霍夫兄弟大帐篷马戏团(*Brinkerhoff Brothers Big Top Circus*)的一只年老骆驼,由于天生笨拙,它未能掌握杂技技巧,从而被放在动物展览区——整天站在那里,被观众凝视和嘲讽。<sup>③</sup>然而,正是在这种低谷中,它们通过一次次意外的表现脱颖而出,迅速爆红,成为马戏团最耀眼的明星,并赢得了想要的认可与尊重。切斯特的人生转折在于被马丁奇迹秀(*Martin's Miracle Show*)的星探惊讶地发现,它身上竟然长出了一幅清晰的世界地图。<sup>④</sup>帕梅拉的人生转折点在于它的善良。在逃离农场

① 此处的“意外”非常具有童趣。详见 Bill Peet, *Encore for Eleano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pp.22-27.

②④ 详见 Bill Peet, *Chester: The Worldly Pi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5-22, 44-48.

③ 详见 Bill Peet, *Pamela Came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4, pp.1-7.

的路上,它意外发现了一段破损的火车轨道。为了防止事故发生,帕梅拉站在破损处,用尽全力提醒即将驶来的火车停下。最终,整列火车被成功拯救。帕梅拉的英勇事迹迅速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引起了广泛关注。得知消息后,布林克霍夫兄弟大帐篷马戏团立刻邀请帕梅拉回归,并将它推上了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为马戏团的头牌明星,自此,帕梅拉脸上挂满了笑容。<sup>①</sup>

《兰迪的神奇狮子》讲述了五头狮子与驯兽师兰迪之间基于相互尊重、关爱和支持的关系与信任。故事一开始,五头狮子因为胆小怯场,无法完成表演,导致观众不满并要求退票。马戏团团长对此气急败坏,命令兰迪用棒子强行驯服狮子,但兰迪果断拒绝,因此被责令去清理大象身上的灰尘。随后,马戏团长请来了一位凶狠的驯兽师。这位驯兽师用绑有锐器的长鞭鞭打狮子,试图通过暴力让它们服从。然而,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极端的负面后果:狮子们因恐惧和愤怒彻夜嘶吼,吼声让马戏团的所有人和动物都无法休息,导致第二天的表演也因此取消。<sup>②</sup>为了惩罚狮子,马戏团长将它们关进笼子,并命令大象向它们喷水。然而,这种做法同样无济于事,狮子们依旧持续吼叫,拒绝配合。无奈之下,马戏团长不得不解雇了新驯兽师,并请回了兰迪。兰迪的回归让狮子们欣喜不已。它们不仅安静下来,还在兰迪的鼓励和关爱下,首次完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成功杂技表演。这场表演赢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喝彩声,场面热烈无比。最终,狮子们和兰迪沉浸在欢声笑语和幸福的气氛中,重新找回了马戏团应有的和谐与欢乐。

上述大帐篷马戏团的惊奇、动物园的探索和杂技的震撼,不仅提供了欢乐,也培养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参与感。相比于沉浸在屏幕前的虚拟世界,这些传统儿童娱乐和文化形式更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传统的、纯正的、人情味十足的家庭式和儿童娱乐形式,马戏团、动物园也提醒信息时代的人们,真正的快乐来源于真实的互动和

共鸣,而不是冷漠的屏幕光影,这应该也是皮特的童书备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除此之外,其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皮特童书在展现“儿童性”的同时,恰到好处地融入了与之匹配的“文学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皮特之所以能够在作品中保持纯真的儿童视角与独特的文学性,与他自身的文化资本息息相关。一方面,在1959年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时,皮特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摆脱了为生计奔波的压力,这种经济和职业上的自由,为他专注于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皮特卓越的绘画才华与儿童文学创作天赋,使他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确保了其出版和传播的可行性。正是这些独特的优势,使皮特在冷战这一政治高度敏感的历史阶段,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儿童文学领域中一位“时间皱纹里的逆行者”。皮特不仅为美国儿童文学注入了跨时代的审美与精神价值,还通过其作品保留并传递了一种“儿童性”的文学特质,这种特质超越了冷战时期的政治语境,在美国和世界儿童文学史上均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简介】何燕李,四川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美国非裔文论、苏联文论、世界文学、冷战文学、美国和苏联儿童文学、服装美学、电影美学等。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世界文学》(*The Socialist Side of World Literature*)《图绘小文学和世界文学:边缘与中心》(*Mapping Minor/Small and World Literatures: Periphery and Center*)《会说话的书——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的非裔文论研究》《鲍伊斯·格罗伊斯文艺理论研究》等。

① 详见 Bill Peet, *Pamela Came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4, pp.26-30.

② 详见 Bill Peet, *Randy's Dandy Li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4.